

27059

1619

康熙四十五年新年鑄

忠武堂裔孫輯

宋東京留守宗
忠簡公全集



京江本堂藏板



宋宗忠簡公全集序



宗忠簡公爲南宋第一名臣

紫陽綱目以方之諸葛武侯

且謂使得君如先主功烈當

過孔明信已潤州京峴山之

陽公之松楸在焉邑學之左

則公祠也歲乙酉

天子南巡駐蹕金山

親灑宸翰賜公祠額余時承乏金陵扈從東來因得恭覩

盛典猗歟休哉然望公之墓過公之廟輒肅然愴然不能自

已夫宋當靖康時二帝北轅神州陸沉康王再使幹闕不軍非公決策留之則王必爲肅王之續而宋愈不可復振於危急存亡之秋首定大計終延國祚何其偉也厥後留

守東京泣涕誓師中外感憤
士氣百倍繕兵完城屢挫強
敵使高宗志存讎耻急返汴
城安在二帝不可還而金師
不可殲哉乃苟且忍辱偷安
一隅識者以爲閩廣之播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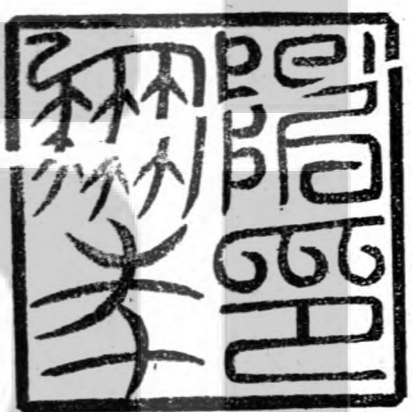
寔兆于此觀公回鑾之疏二
十四上剴切詳明忠義激發
指畫時事如燭照數計彼昏
不悟坐失中原君子讀史至
此未嘗不嘆息痛恨於南渡
君臣也先景德間契丹大舉

入寇王欽若輩紛紛議幸真
宗獨從萊公請進次澶州遠
近歡呼契丹氣奪遂成盟而
去向使萊公之言不用則天
下已分爲南北矣公之志卽
萊公之志然萊公之志得遂
而公則阻於二奸卒致憂憤
賫志以沒悲夫公學術正大
原本道德其表劄奏䟽灑血
抒誠至今猶凜凜有生氣他
如感時諸什以及記序雜文
皆風雅秦漢之遺前人序之

詳矣夫公之孤忠大義昭垂
青史者聲如雷霆光如日月
凡有耳目莫不共見之而共
聞之豈惟其文之云爾哉然
後之讀公集者忠義之氣奮
然興起則亦可於文見公焉

余守姑蘓以公事再至京江
會公嗣孫奉祀生文燦以公
全集問序于余余讀之亦如
過廟過墓之愴然肅然而不
能自已而又深慨公之言不
見用而宋祚終偏安於南轅

也爲並誌之于是乎書歲在
庚寅夏五長沙後學陳鵬年
拜手謹題于毘陵舟次



宋宗忠簡公文集序

聖人之所謂文者蓋自謨訓功烈而言之
斯固道之著焉者也禹皋益稷伊萊旦
奭之所垂皇哉誠盛世之文已若乃時際
艱危邦家再造則有如傳說之於商方祿
南仲之於周其紀於詩書者皆與日月同

壽至於世運否塞崇信奸回則為父師
少師之涕洟為台穉凡伯之悲歌其間單
辭隻義無不可以扶世翼運而使讀之者
懦立而頑廉有聖人作將修其顯道以垂
教萬世必於是乎取之文固無升降也有
宋當宣和之末其所以巨而不至於終
巨者獨賴康王之北行不果故得以存趙
氏之一綫而其首決大計者寔宗忠簡公
為之也公之有功於宋室亦大矣迨黃潛
善汪伯彥之傾邪足以蔽惑主心而公回
鑿之疏至於二十四上而置若罔聞焉於
是宋與金南北之勢遂分論者或猶疑高

宗即旋軫東都將不足以殄寇此大非也
夫高宗之世謀臣戰將視澶淵之役不啻
數倍矣乃萊公已能從容決策於五日之
間整旅而還使強虜短氣此豈非成效之
可見者耶蘇文忠公有言曰天下之大可
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使高宗
果能用公之言一旦招搖西指則士氣百
倍中原豪傑燕趙忠義之士雲集響應
如是而謂金寇不可殲二帝不可復吾不
信也奈何坐棄根本之地不曰乞和則曰
南幸遂使殷宗鬼方之績周宣獫狁淮
夷之勛不復可見而公亦遂疽發而死矣

吁可悲也已以今讀公之奏疏至於言之
唯、聽之藐、內懷捧日之心外無呼天之
路蓋與商書之痛心顛隳周詩之指斥宵
小者其心事若合符節而至於感時諸什亦
依然變風變雅之遺音焉然則公雖不願
徒以其文傳而其道固即虞夏以來之臣
子所以匡扶其主之道也雖欲不傳豈可得
哉公文集板行已久至是公之後裔家郎川
者患其漫漶而新之而潤州奉祀孫文燦者
更擴撫他書以資參考尤費日力於茲焉
刻既竣余幸得受而卒業回拜手而書之
簡端

康熙丙戌長至月十有五日桐汭浚學雲
中官頓首拜譔



重刻宋田守宗忠簡公全集序

自古國家之盛衰興廢與良臣碩輔之
遭逢忠臣義士之伸縮維云人事豈非
天哉詩曰王國克生易曰拔茅連茹是
故賢才之生不生與生之多不多天也
生而其君務用之生而其君務棄之亦

天也用之而遂使挽廢為興扶衰致盛
天也可使挽廢為興而必不欲其興可
使扶衰致盛而必不欲其盛謂非天乎
或者不察按其已然之跡不知天實為
之而致慨於人事之未盡尔過矣宋當
靖康之後南渡之初賢才輩出乾天地
一大運會哉苟舉而用之廢可使興衰
可使盛若忠簡宗公者實張韓劉岳張
浚趙鼎諸賢之倡也斯時也藉使忠簡
公得盡瘁於前諸賢接武畢才于後有
宋之業或未易量無如齎志以歿歆竭其
忠而無所施欲盡其才而不得展以二百

餘年之宋祗得偏安之半壁非天為之
而誰為之哉雖然宋衰而公之氣不與
俱衰宋廢而公之文不與俱廢天豈使
公小絀于生前而大伸於歿後不足於
一時而倍償於百世也者否則汪黃之
誤國賊民何如而天顧厚之公之事君
立身何如而天顧薄之歟然則公之幸
與不幸可置弗論惟宋之人君務於用
彼務棄于公耳公有集若干卷藏于家
歲久漫漶且剝剝有所未備公之二十一
世孫奉祀生文燦重為校訂上自詔誥
史傳及公疏表狀劄詩文遺事並歷朝

忠正堂世身 卷首
名公題跋贊記備錄銀梓茂奉

簡命駐節京口得欽承

聖天子休命奉

宸翰敬勒匾額恭送公祠謹撰記立碑以誌

歲月而宗生復以集序問予，不敏何
辭乃謹為之序以東京之偉績則已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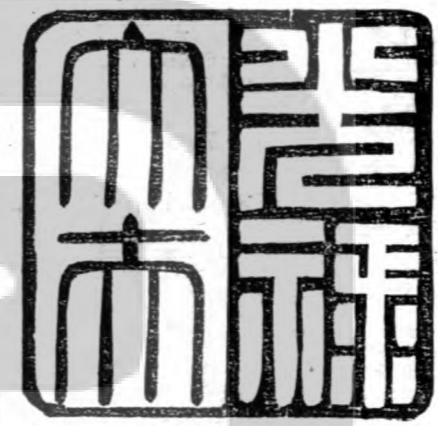
載於史

龍章之共矣則已敬誌於碑不復再述惟道
天之於公如此不得盡用于時乃宋之不
幸非公之不幸也

時

康熙四十五年歲次丙戌四月既望

鎮守駐防江南京口沿江沿海等處地
方副都統軍功加二級盧龍蔡毓茂頓
首拜撰并書



重刻宋宗忠簡公全集序

皇帝御極四十有五年寰宇恬熙風物暢

茂四海車書之盛極亘古今未有我

皇上聖明英睿重道右文褒忠揚烈

者歲乙酉春

駕將江浙巡視河工簡恤黎庶歷蘓履

忠正堂世系 卷首
統之後

駐蹕金山錄先臣之有裨

聖學許國摠忠者如宗留守宗忠

簡公輩特賜

宸翰命大臣勒額表祠特歛休茲誠
盛典也夫公孤忠大節為宋社稷

臣祖籍金華居美京口故潤之人

謂公祠弔公墓莫不思公墓公仰

公之德業法公之言行也是公歿雖

六百載而頑者廉懦者立即歷百

世如一日也承後恭奉

簡命守郡事望峴山而致感過徒學

以興思想公之德業文章經綸國
事者見於生平著述每欲購錄公
之遺書壽世以為今古人臣之勵
適公典守世孫文燦集族重新公
之全書請序於余之不禁躍然喜
曰公之後有賢裔矣公之盛德大
業昭垂天壤沐錫

寵文公之名不朽公之文亦並傳不朽
矣余不敏敢弁集首而復置一
詞哉然吾聞太上所稱為不朽者
首曰立德次曰立功次曰立言是集
也上自詔誥史傳及公疏表狀劄

咨檄詩文言行遺事並歷代名賢
題贊碑記公之德與功言不大具於
斯乎方今

聖天子右文重道博綜古今以公之集進呈
御覽則於

國家經濟之畧未有不可採擇者臣民

誦之莫不油然而興其忠義之氣俾各

盡職於

天朝以副

聖天子崇獎先臣鼓勵後進之意豈小補
哉是為序

康熙四十五年歲次丙戌仲春既望

中憲大夫知鎮江府事加二級闕里

黃承茂頓首拜撰



忠簡公集舊序

嘉定辛巳

鄞人樓

昉鎮江軍守

靖康丙午高宗再使幹离不軍時敵情叵測中外危
慄宗忠簡公守磁則決策留行於自適濟適鄞適大
名適睢陽遂登大寶中興之業實始基焉宗公力也
公之初意欲正位號係天下心因以羽檄天下兵濟
師河朔旋軫舊京其迂回宿留東南其轍者乃汪黃
謬計非公本謀也公既與汪黃異議不復預聞幕府
事高宗藉其壯謀既留命居旋升尹正駕御羣雄招
降劇盜兵強士勇敵連歲不敢犯境於是清宮除道

謀還二聖奉迎大駕汪黃益忌之凡公奏請皆留中
不下自傷不得展布疽發背以死公之勲業雖不克
竟而英魂毅魄儼然與日月爭光可也昉兒時固已
得公芳規於四明所刊遺事中真所謂膽大於軀者
意其語言文字當亦稱是客授金華始獲拜公像公
之曾孫有德出示遺文若干種因為補綴而襲藏之
適守南徐公松楸在焉會部使者喬行簡攝郡事築
僧廬於墓左剏祠堂於學宮總餉岳公珂太守趙公
善湘貽文於娶取有德主蒸嘗所以風厲扶植之意
甚厚郡博士方君符尤所鄉慕請以有德所藏遺文
鏤梓昉遂掇取遺事中所載表疏次第其日月而併
刻之公前後奏請為回鑾而發者凡二十有四其血
誠赤心固可想見它文雖單言半字無非從忠義中
流出公亡而杜克代帥王業偏安蓋始於此公之規
模志節罕有能道之者况其遺文乎若諸公表揚忠
烈例應得書

文集次刻序

洪武辛巳

寧海

方孝孺

希古直學士

國之廢興存亡盖天也而有人事焉由其已然之跡而觀之人謀之從違事變之得失皆如預定而不可易者人力若奚所用自其未成之始而論之成敗禍福之機待人而發豈皆出於天命哉故善為天下者盡人事以回天道不善者委天命以怠人事田單齊之壯士用一邑瘡痍之民復七十餘城不數月之間諸葛孔明以王者之佐驅全蜀之衆欲取中原之尺寸終其身而不能遂非特天命也人事之難易固不

同也率赤子以救父兄疾呼而可集說途之人使拯其鄰於難雖善其辭令有所不從賢者能勉人以其所樂為不能強人以其所難勉單之用齊人人皆有亡國喪家之憤而自為戰故其成功也易孔明之時人知有曹氏不知漢德久矣孔明徒欲以忠義激之安能必其從已乎宋敗於金而不復中興人以為天命而不知人事失其機故也張浚趙鼎可謂天下之賢相而韓世忠岳飛劉錡之徒亦一時之將材高宗雖庸懦豈遽出法章下哉然而沮撓而不足成事者

以其初不用宗忠簡公之言耳徽欽之亡在乎兵不足戰而忠簡公既入都城百萬之兵立具爭欲為之致死忠簡之賢固足以得衆而斯民戴宋之心亦安可誣哉當是時也正田單復齊之機而忠簡公孔明之流亞也使高宗能用其策公少延歲月未死則覆沒之地可迅掃而平凶殘狂醜可縛而獻諸太廟豈有蹙國事讐之辱哉失此不聽至於竄伏東南而欲圖之則民心之忘宋亦已遠矣是以終不能有所成非特秦檜湯思退之罪也人無勇怯惟其所用乘其

方銳而用之中人皆可為壯夫及其氣衰志懾雖烏
獲亦投劔而却顧公之拳拳欲高宗都汴者欲用天
下之銳氣以復讐雪耻而高宗信小人畏避之謀棄
不復聽而公亦死矣斯豈天命使然耶實人為之不
盡也公沒今三百餘年而請高宗還汴之疏二十有
四不盡載於史氏其九世諸孫濬錄藏於家而屬余
序之公忠義著於後世不待疏而後見疏之所著不
待言而後明然世皆知宋之不復振由於秦檜之相
而不知始於不用公之言余是以具論之使知此疏
之不從實宋室之所由分也

文集三刻序

正德辛未

江都

趙

鶴

叔鳴
金華守

嘗觀孔子序咸恒推原天地萬物至君臣上下而後
 及禮義所錯則知聖王為治因父子君臣自然之分
 而置禮義於其間以為教是謂禮義者人為之者也
 及觀書皋陶謨至天序有典勅我五惇之語見其勅
 之惇之即錯禮義之教而秩典皆曰天又知世稱君
 父之仁臣子之義非人所能為乃天性之者也邵子
 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夫成務之臣奮於艱阻
 燭於幾微必精必慎以圖有濟非出學問之功不可

也然有悍卒蹈難而不辭愚婦殉節而不顧皆未嘗
學問者忠義之出於天性豈誣哉又嘗謂必有死事
之心而後可論成事之績不然圖回擬議之間一出
於計功擇利之私即害夫本心天理之極而欲成其
正大光明之業難矣宋有社稷之臣宗忠簡公茲吾
之所謂其人歟公始在靖康中召授和議使使北以
和名不正請改為計議使宋潰敵挾二帝北去公始
決策止康王勿赴敵營擁以南進勸正大位係屬人
心是為高宗其志績固偉矣後受命高宗留守東京

秉鉞登壇泣誓將士以圖恢復施為振作既有成緒
時高宗駐蹕臨安公意以為東京在汴為宋故都且
居天下中乘輿不復於此則民心終不可繫形勢終
不可乘敵難終不可平宋社終不可復乃滌園陵繕
輦道首請迎鑾反正於汴以開中興基業高宗既無
遠圖又惑汪黃邪計偷安一隅不能從公言公復傾
血誠至二十四疏請之不得遂抱憤以卒臨卒為遺
表有云屬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回鑾亟還京闕天
下至今讀而悲之嗚呼若公者真所謂忠義出於天

性有死事之志而見於成事之驗者歟世謂公事可
方諸葛孔明然孔明起久亂之後又奮蜀興漢以偏
舉全於勢為難公乘初績之餘遂收汴復宋以夏逐
裔於機為易孔明在後主而得自為公於高宗而不
見聽孔明沮於世公沮於人其事蓋不侔也然讀其
疏又曰臣但思瀝竭知無不為及考其興復一念始
終執義不以君之疑信事之難易少貳其心就其說
質之散関表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能
逆觀之說不約而契其心則無不同者矣公文近出

王忠文公家愚為類次適侍御一山張先生按婺復
加校定題曰宋東京留守宗忠簡公文集蓋亦著其
圖復初志云

國朝志云

宋史曰宋東京留守宗忠簡公文集蓋亦其
王忠文公家藏本卷六直卦一山表於世

文集四刻序

嘉靖辛亥

長洲

文徵明

衡山
內翰

有宋宗忠簡公澤為宋一代名臣其豐功偉烈載在
史冊如日月炳朗人皆得而見之至其識度之明偉
材畧之精密論議之慨切忠誠之懇惻則見於回鑾
諸疏至今讀之猶令人有忿忿不平之氣當靖康建
炎間天下事尚可為意雖昏庸之主亦宜感動而高
宗乃隱忍於二十餘疏豈真不知忠簡之忠哉江黃
之議必有以深中其欲者故漫不為之省耳忠簡既
沒而中原遂不可復厥後秦檜復踵汪黃故智而高

宗竟甘心於岳武穆之戮嗚呼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昔安史之亂張巡許遠以孤城疲卒阻百萬之師保
障江淮卒成肅宗恢復之功蓋以睢陽為中原喉吭
故以死守之耳今中原無恙而鑾輿不返者果何謂
哉使高宗果有中原之志則忠簡之疏不待終篇將
按劍而起矣况絕命之詞乃不能迴高宗之惑是豈
可盡委之天哉悲夫公之文章一本之忠義觀其勤
王諸劄以忠義自任而復以忠義勉人至於詞賦片
言亦皆耿耿然秉正嫉邪使公當國豈能容一小人

於君側哉惜乎高宗之不能用之也觀公求教一書
其文章當不止此此特其傳播於人口耳者嗚呼韓
子有言千金之子求一言之幾於道且不可得而公
之論議無一言不合於道夫豈以多為貴哉是集也
金華守趙君鶴得之於王忠文公家遂刻以傳宗君
仲明一見如獲拱璧遂校其訛謬且并其本傳與小
傳贊畫像贊題誥詩復墓田記共為一卷合前為六
卷將刻於家塾請余叙諸首夫忠簡心迹趙公論之
已詳末學何辭特宗君所以刻之之意蓋以祖宗忠

義當欽於世世不但為文獻之徵而已宗君名旦仲明其字也為公十五世孫蓋公之五世孫諱瓊曰五五公者由義烏遷歙今為歙人仲明年少質美清修詳雅即此可見其所尚云

文集五刻序

萬曆乙巳

晉江

張維樞

子環義烏人

華川蓋宗忠簡公故里也樞待匱茲土拜公祠下者逾六春秋每凜然神肅日閱邑乘讀公勸回鑿疏表白日寒而悲風蕭也輒慨然憤憊不能句因從公裔汝文君索藏草倡梓汝文曰宗煥之六世祖蓄於金未復舊姓也乃每世無念敢忘宗相與抱遺書而泣煥媿無能光宗祀幸大夫有意圖之也敢不共後樞既卒業謹序曰自昔豪傑之禎人國也豎而為功與甲冑異不得已宣之而為言與紳衿異是其始也莫

不冥觀昭曠酌究天人淵然於玄澹之養而洞然於道德性命之奧故一秉羽能開能格能攘能平一投羽猶能以其匡定經緯之猷為訓若誥若雅頌夫誰非天子之力臣而兼詣如是良繇元本邃也三代斌斌質有文武嗣後登將壇者鮮不慙德斯文而獨南陽之梁父不減有莘氏之耕南陽之二表不減有莘氏之訓彼其處則寧靜澹泊出則鞠躬盡瘁鼎足雖分三立何媿嗟呼公之雅意南陽也公自知之婺諸先進若宋文憲之題公誥王忠文之弔峴山丘隴也

亦雷然南陽許公矣今觀夫留守經略犖犖節制勸駕表疏烈烈義膽靜居記題超超玄悟甚矣公之似南陽也樞謂豪傑不出世不能擔世不澹養不能盡瘁蜀道不玄悟不能盡瘁汴京有本者言如是武功亦如是第公之瘁汴京也比南陽更苦當南陽出茅廬時上結魚水下駕熊羆及末執始鬱於仲達之甘受巾幘公所事何主也建炎狃偏安而忍淵聖北轅雖累表二十四疏猶左徒之問天此一苦也南陽鼓即出糧盡即還宮府中誰敢營窟公外有粘罕兀朱

輩百戰之桀敵而內有汪黃二豎之鼠狐一手獨拍
疇為喁和苦二南陽之許驅馳也日在暘谷神王氣
舒揮戈尚還三舍公頭顱種種始提孱卒摩堅壘策
夸父步而馳菴茲雖心之長何及於髮天肯以尚父
鷹揚之年假公不苦三以是三苦也淚安得不枯而
背安得不疽嗚呼方事之猶可為也其君相沈洎於
花石聲色公崎嶇一倅車耳迨二主蒙塵肉食者羣
拜敵不暇公獨能壯汴為金湯而撫楊進王善契丹
兒輩為瓜翼臣有白首備百瘁不愛肝腦以衛社稷
君相忍掣之肘乎雖然磁州之駕公實挽之武穆之
命公實活之誰挈天下半還宋者公耶公呼雖苦公
目可瞑今遺草具在樞不遽訓誥雅頌公直拊心而
指曰是猶龍之吟而氣吞狂逆之餘魄也華川自不
乏文武夫亦知所本乎其人手此編然後可習俎豆
而行軍旅

文集六刻序

崇禎丙子

天中張文光

譙明丹徒令

祥符為予桑梓邑公昔留守開封功在民社以是尸
 祝公維虔祥符至今有公祠初予為諸生時偕同人
 讀書公祠之廡下一日羣聚歡譁遂夢見公班臯比
 列見諸生加訓勅焉盼嚮固甚著也暨予令潤州值
 震鄰之變旦晚治羽書無暇晷不遑搜討古賢聖古
 蹟因弗獲知潤州祠祀公如祥符忽於嘉平之十三
 夜夢游公祠予方謂含藏識神偶一變現而是日中
 淮南李子小有即向予言潤故有宋宗忠簡公祠地

豸殊甚予駭汗起立小有復出袖中一軸示予則公家乘也丹青雖漫漶而一種磊砢颯爽之生氣森凜逼人且多題跋序贊其人之最著者為虞允文陸秀夫朱晦翁文信國胡世將吳大將軍璘諸君子皆表表忠賢豪傑相與披展古色照人予細閱其譜牒始知公坐言事謫潤州與其夫人合窆於城東北京峴山之麓且長子孫於茲土也予更愕眙久之知公忠魂義魄日與予相出王游衍豈以祥符潤州為間耶嗟乎哉自祥符言則予數百季以上之乃曾乃祖實

治於公而何況予自潤州言則公數百年以下之若子若孫亦治於予其敢忘公乎宜其靈繹靡遺占夢巧合也哉雖然此不足道也請試上下古今屈指忠臣義士發縱指示百戰百克如公之智者有幾孤軍獨進喋血裹創如公之勇者有幾斬馘渠魁不動聲色如公之斷者有幾單騎諭降片紙解圍如公之神者有幾罷館陶之役捐掖縣之市奏免登州萬餘緡如公之仁民者有幾於犯法當斬死生呼吸之際竟識拔得唾手燕雲矢心天日一代大將材如公之知

人者有幾一請迎復三勸勤王五疏還京六諫南幸
至死連呼過河一語不及家事如公之精忠不貳者
有幾小有氏之意亦豈區區圖為公丹碧爾宇東梨
事實以徼神貺正謂方今國家多事人情頑鈍之秋
望予表揚公忠義大節令得如秋霜夏日昭赫耳目
以振作人心積弱積昏之氣為報効
朝廷計予深荷其用意深遠也敬弁數語少寓以公
忠義望士大夫之至意焉

文集七刻序

崇禎庚辰

進賢

熊人霖

義烏令

曩垂髫時讀忠簡公回鑿諸疏義之及時方籌兵籌
餉或曰安得名將若忠簡者片檄號召數百萬人所
向無前罔憂匱乏及隨牒忠簡邑里大索厥遺文裒
之作而曰宋之竟為南宋也豈盡氣數哉有一忠簡
不能用方公自舉進士義不苟合力距巫風飴受羈
削暨召假宗正少卿抗章不受和議使之稱改知磁
州繕垣簡噐廣儲蒐師及康王使北公叩馬力諫假
神意以挽行輅金人破真定公奉詔從王入援公十

三戰皆捷所發縱無不成功金人至驚悼不敢復出時如有乃心王室者奮勢願與公偕則恢弘朝氣邀擊情歸二帝之轅豈其北哉康王纘服出公輓輅之餘非公也疇心膂者乃瞽於汪伯彥黃潛善之阻竟外老謀于青州用賢而貳本計已愆李忠定爰立也念恢復故都非公莫可與計事者徒知開封公內修守戰外規進取先後收王善楊進輩諸軍寇剽革心孚為義勇操縱羣雄如制僕役臨驍敵受降人斬逆使嶷然獨斷於厥衷即一軍皆驚弗為動又識岳武

穆於小校拔任為軍鋒河北懾公威信仰王師如石穀仰膏雨也高宗若久任忠定帷幄間而闔以外一委之公俾武穆左右焉河北可以復版章乃私意惟疑惟淵聖復辟是慮優柔不決策安坐小朝廷得公二十四䟽若罔聞知忠定武穆亦皆䟽棄嗟乎嗟乎此所云吾謀適不用耳誰謂秦無人哉昔在殷王高宗念宏茲賁欲濟厥艱乃咨于傳說曰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說迪於王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卒能奮伐荆楚濯濯厥靈忠簡志傳說之志而宋之高

宗不殷匹南宋不復北也有以哉雖然藉第令時無
英雄敵騎且長驅矣又安得有南宋公之功業豈不
亦偉哉觀公集中詩訶感慨聲出金石牋序懇款有
體裁咸忠義所奮發不獨回鑿諸疏之剴切沈雄也
或疑公日在戎馬間誅討斷斷顧為竺乾家言深入
名理即遠公支公未能過何哉余觀公每當大事霆
迅風烈見者怖若鬼神而公直恬然出之匪獨神勇
其所養蓋可知矣諸葛武侯寧靜淡泊重扶炎曦即
此志也回鑿疏與出師表爭光日月文章信載道之

文集八刻序

康熙辛未

會稽

王廷魯

培菴
義鳥全

忠簡宗公豈欲以文傳哉公之志在存宋而已不使
宋南而已公以靖康丙午年六十八閏十一月己酉
奉蠟書充副元帥十二月請康王入衛命公先行公
至開德進南華明年正月于衛南諸處屢獲戰功既
知二聖播遷北望號慟王即位應天公詣行在入對
時有割地之議公疏止之擢知開封至京疏請回鑿
自建炎元年七月至次年五月疏表凡二十四上至
七月十二日而卒時年七十在昔諸葛忠武志存漢

室表凡前後再上公之疏表不絕若此公未死不止二十四也古之欲不亡其國者有似公之專且堅若是哉蓋殷有三仁宋亦有諸仁公志存宋者也岳忠武志復宋者也文丞相志存南宋者也鄭三外志存殘宋者也皆無濟于亡然不可謂公與諸賢之不能存之是宋固未嘗不以公與諸賢而知有可存之緒也豫讓曰吾以愧人臣之懷二心者元世祖曰那家無忠臣明太祖曰何不守余闕廟去是知心如國士忠如宋端廟如忠愍在後世之君臣皆以之為法以

之為美且戒然則公之文何可一日不行於天地耶公之集刻于宋嘉定辛巳十有二月先是四明有遺事之刊樓氏昉得公遺文於其曾孫有德因掇遺事中所載表疏次第其日月并刻之至明寧海方公孝孺于公九世孫濬所藏請帝都汴之疏不盡載于史氏者凡二十有四序之以行而公生于烏傷明崇禎庚辰冬前令熊公人霖復刻之同邑王忠文公禕之傳公也有曰高宗無北還意公請以高宗親弟信王榛為大元帥遂有門下之命實奪之權寧海之論公

曰張浚趙鼎天下之賢相而韓世忠岳飛劉錡之徒亦一時之將材高宗雖庸懦豈遽出法章下哉然沮撓而不足成事者以其初不用宗忠簡公之言耳微欽之亡在乎兵不足戰而公既入都城有萬之兵立具爭欲為之致死正田單復齊之機而公孔明之流亞也世皆知宋之不振由于秦檜之相而不知始于不用公之言斯可為知公之志矣則朱子序李忠定之疏謂天之愛人有時不勝夫氣數之力而金秣諸詠謂南渡君臣輕社稷當時自怕中原復于古人來

笑會之會之只恐似今時固已早見于公之世耳熊公所刻佚疏止割地一篇乃邑乘亦先已收之亦不見方序而公以宣和中羈置潤州卜居丹徒墓於是祠於是明永樂中金華伯靜劉公守潤葺治其祠墓經紀其祀田刻石墓道楊文貞士奇書復立墓碑卷後亦未採入而公之遺事元黃文獻公潛嘗有讀遺事詩似即樓氏所掇方公所稱不盡載於史氏者茲編集後復取前令張公維樞與熊公序次樓方二公為舊序其忠定建炎進退志一段公家藏勅劄謚辭

畫像贊及題誥勅詩文詠峴山遺壘弔詩例跋合以
忠文先達傳益以郡守劉公蒞祠堂記編為附錄而
本傳在宋史可考不入也其遺事未舊有三學祭文
當屬開封諸士所作并哭公詩一載其名一入其什
非遺事也文特摘出綴遺事後其載名者已另刻其
詩一詩云二豎巧沮行或止還雖醢二奸奚足償焉
此不足為公吐氣且公亦不必有為之吐氣者公志
在此公不行其志亦在此亦惟如公所云出師未捷
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連呼過河者三若是而已

余少嘗得南中所刻公疏表一冊前有公像又有世
系圖今討其像於家冠集首世系俟訂補其生自嘉
祐己亥三十三而登第三十五而尉館陶四十字龍
游四十五調膠水五十一調趙城五十五改掖縣五
十七通判登州六十一主管南京鴻慶宮退居東陽
尋羈置鎮江六十四居丹徒監鎮江府酒稅六十六
判巴州六十八召赴闕公未歿之先已乞休繼上遺
表除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京城留守後贈觀文
殿學士通議大夫致仕薨之日都人為之哀慟朝野

無賢愚相弔出涕數日間兵民去者十五六識者憂之請於朝謂公子穎居戎幕得士卒心以穎直秘閣充留守判官已而終喪扶公櫬歸京口葬于京峴山盖自是而宋不北矣後穎乞謚于朝賜謚忠簡並詳本傳及遺事不復贅

全集卷首

訂刻姓氏

宋朱晦菴

諱

熹

新安

喬壽朋

諱

行簡

東陽

俞公

諱

烈

岳倦翁

諱

珂

湯陰

樓迂齋

諱

昉

四明

方公

諱

符

元黃晉卿

諱

潛

義烏

明王子克

諱

禕

義烏

宋潛溪

諱

濂

浦江

方希古

諱

孝孺

寧海

劉伯靜

諱

辰

金華

姚彥容

諱

堂

慈谿

趙叔鳴

諱

鶴

江都

王陽明 諱守仁 餘姚

文衡山 諱徵明 長洲

張子環 諱維樞 晉江

張雲齋 諱文光 祥符

李小有 諱長科 昭易

張公亮 諱明弼 金沙

湯平子 諱道衡 雲陽

熊伯甘 諱人霖 進賢

清塗容 宇 諱 廓 銀城

喬仲鷺 諱振秀 京江

王培菴 諱廷魯 會稽

孟次微 諱遠 紹興

蔡卓菴 諱毓茂 廬龍

王晉侯 諱聞晉 丹徒

喜蘇亭 諱雨 丹徒

先世經修

二世 穎 忠簡公子字 思鈍

四世 如圭 字國珍 義烏裔 有德 應總餉 岳公檄 移守墓

七世 蘊謚 義烏裔 滿心寺 僧

八世 經 義烏宗堂房 誠 義烏宗堂房

九世 濬 字思睿 宗堂房

十六世 周 字理菴 興化裔 訓 字伯昭 建平叙 公房

旦 字仲明 歙縣裔

十七世 臣 字子相 興化裔

十八世 煥 字汶文義烏花 楠 字念山丹徒製

守玉 字懷珍丹徒崇賢房

十九世 德 字振宇丹徒製 維垣 義烏花溪房

二十世 發 字萬茲常熟黃涇房 繼祿 字在中丹徒崇賢房

廷章 字瑞之丹徒製 廷綸 字輔之丹徒製

廿一世 書 字羲六興化裔 瑛 字昂先建平寂公房

子上 字天衢丹徒崇賢房

重修全訂

二十世 芳 字漢臣

廿二世 漪 字文漪

叅校

二十世 顏 如愚 三儒 羽凰

夢虬 字聞 世求 繩武

廿一世 文魁 定元 承訓 覺斯

僕 搢公 仲瑄 西伯

芹 又嘉

僕 際五 元龍 天御

廿二世 貽安 紹龐 貽素 宣沐

渭 子潛 漳 子源

維漢 子廣 沅字芷湘蘇州府學增生 子灃

玉樹 庭秀 澎 子注

廿三世 樞 星拱 椿 九霞

廷璧 右人

協事

製錦房 有志 文炳 世斌

崇賢房 一華 繼孟 繼冕

承範 承詔 承選

豪公房 世學 其標

叙公房 銓 匡國 自駿 啟璋

仲瑛 茂啟 德譜 翼

源公房 聲超 道淳 道彪 仝

華春 韓 逢辰 昞齡

支珩

杲公房

其璋

本達

昊

之楨

沐

踏靈房

太聖

明昌

河下房

鳳鳴

景善

三才

朱橋房

之與

欽羨

景仁

雲龍

白塔房

正茂

經村房

世琬

深

鑑

東夏房

洪渭

羨樺房

明德

作鼎

明倫

明諤

彛

猶龍

上駿

美軒表

即樹

亦出

即倫

即等

變

辭請

二刻

例言

一敬修公集矢志於庚申夏仲成梓於甲申初秋凡
 四騰稿急欲壽諸世者念有四年存稿日久四方
 頗多繕本日有聞見即日有校正繕本每每不同
 而必以刻本為的

一公傳本宋史從朱文公原訂黃文獻公修校王忠
 文公重正及遺像歷官誥載之簡端徵文考獻而
 余祖瀝誠於高宗忠可想也

一公疏表書狀劄子咨目以類分而註係第幾次從

一 文體也仍舊也記銘賦詩序文贊頌疏偈片片皆
珍無可刪訂庶格人之言昭揭日月使讀者聞風
而興廉立之思

一 載詔劄王言志異數也有君賜焉不可隱有前美
焉不可忘夫光昭先人之令德可不務乎赫赫王
言保世滋大良在茲矣

一 附許左丞抗辯拘留敵使跡三學士祭文李忠定
公品題豈曰借交引重哉於此見古人聲氣之投
了達承當足以堅任士之骨

一 公言行錄從朱子原本叅訂義烏遺事志公之愛
君憂國小心忠恪便於詳求非徒欲附觀覽

一 公年譜舊刻未錄茲從潤守四明姚公所刊本郡
博方君編次於以識公受任居守並削奪之由歷
官之次

一 公遺事本樓氏刻有德公所藏詞氣中多蔓複茲
從義烏令王君復刻稍從簡訂而言行年譜間有
異同者兩存之亦非重複

一 名賢題贊每多散佚宜博採訪壽諸梨棗特以名

章星布未易旁求余小子不肖從諸先正後搜討
舊刻採輯品題間抒一得以助高深

一茲刻集祠墓記附祠墓志攷乞謚疏檄取守墓憲
文以見木實自根堂高自基知為善者之久而不
泯庶無斲於全璧或稱鴻集之大全哉其間文有
闕疑字有因草以俟高明鑒正倘復志在博綜嫌
其疎漏宜加叅覽茲不及具

二十一世丹徒守墓孫文燦謹識

全集總目

卷首

全修錄

例義

宸翰

歷官誥

史傳

第一卷

書

狀

咨目

劄子

第二卷



奏疏

第三卷

奏疏

第四卷

表

第五卷

記

序

第六卷

賦

雜文

第七卷

詔

書

疏

年譜

第八卷

言行錄

銘

文

詩

劄

檄文

狀

第九卷

事狀

第十卷

碑記

第十一卷

名賢題贊

名賢詩
附後裔詩

第十二卷

雜紀





忠



義



永



昭

康熙四十四年歲次乙酉四月三十日

皇上駐蹕金山

書賜宋東京留守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謚忠簡宗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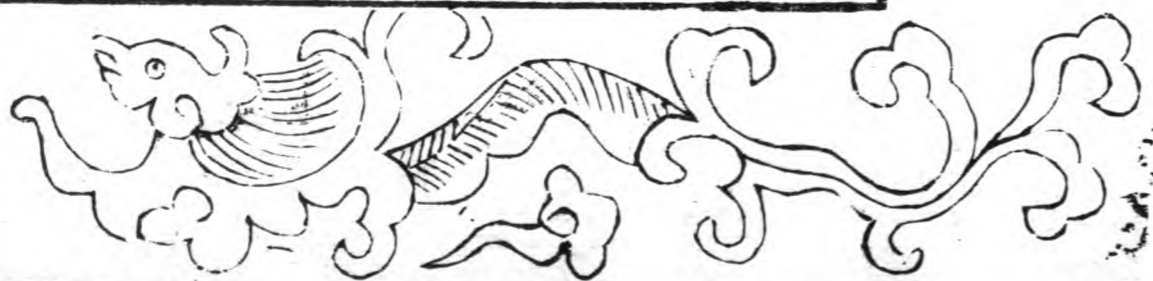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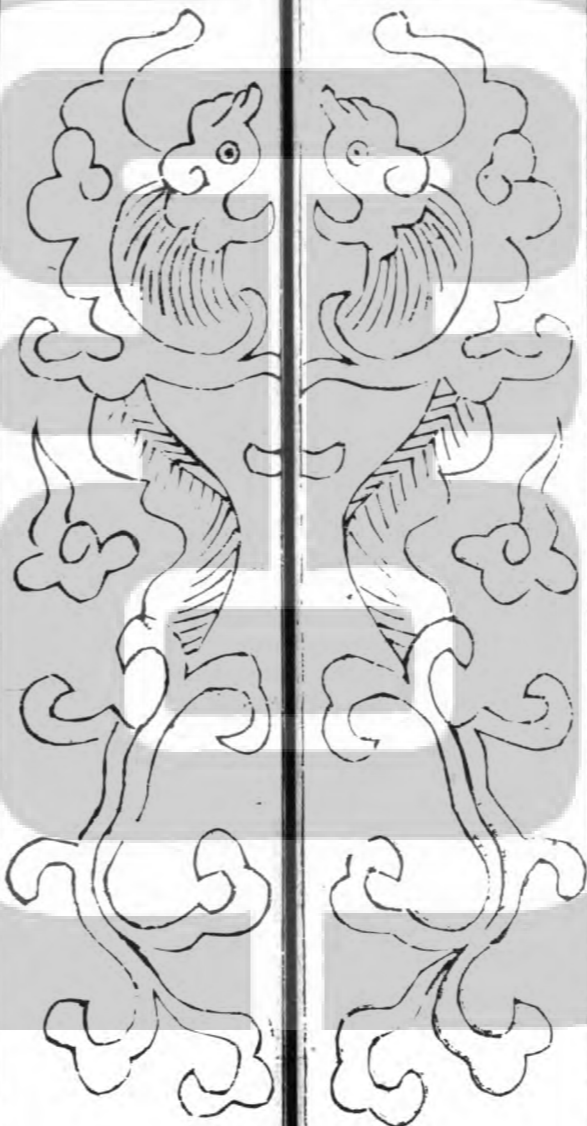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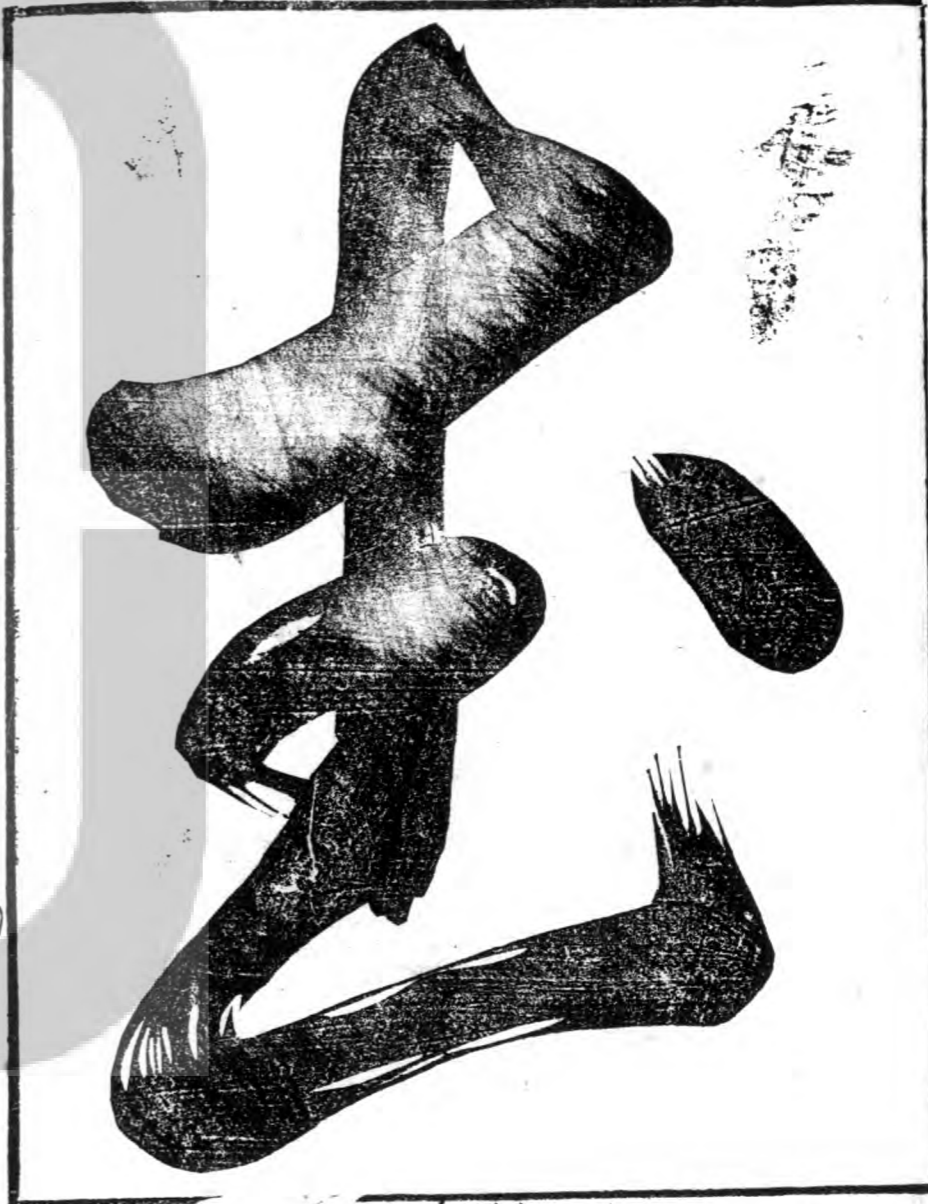
特命鎮守駐防江南京口沿江沿海等處地方副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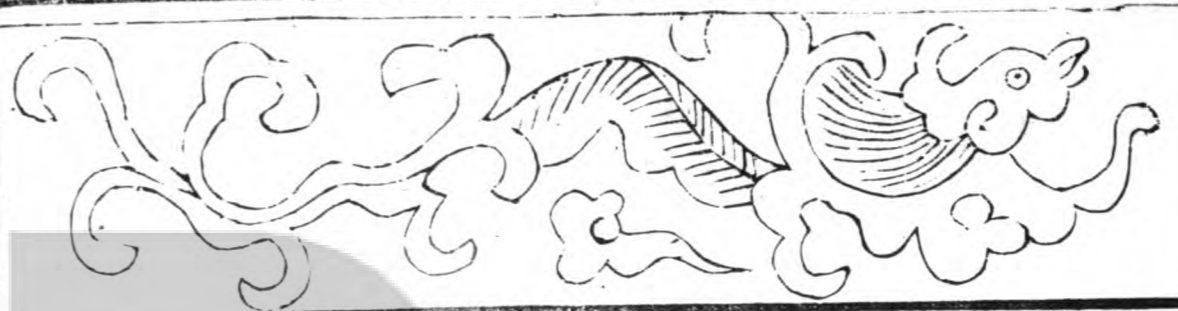
統軍功加二級臣蔡毓茂承

旨敬摹勒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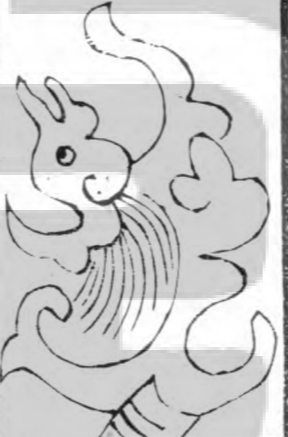
欽此







草書



篆書

隸書



正書

家

風

止

業

經見

禮記

書

舟丸

舟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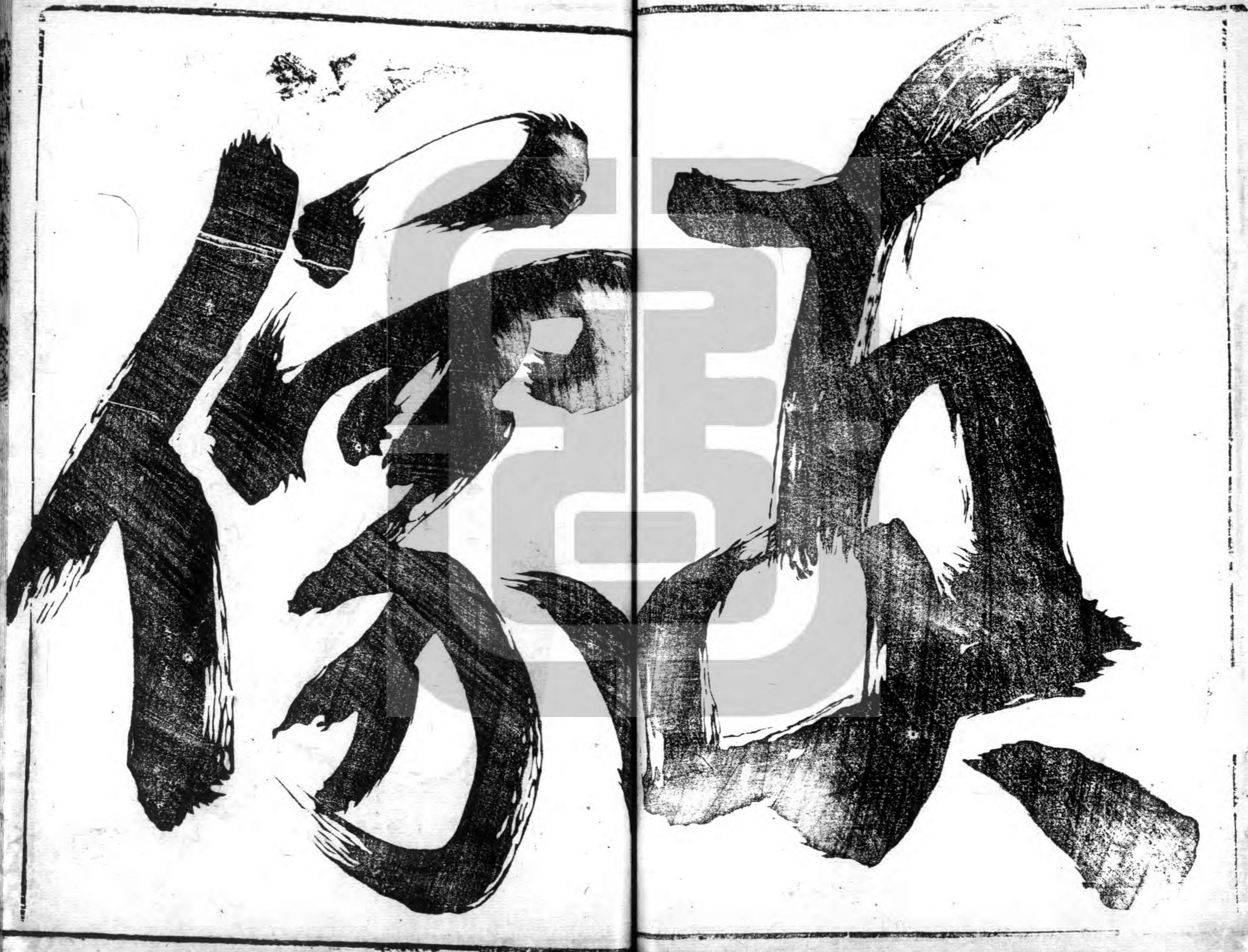
漢

高



陸
雙
夫
書







中州張文光書



忠簡公歷官誥

宗正少卿勅

朕惟欲求臣之忠蓋必先崇其爵秩庶得其謹論以
盡輔弼之誠爾宗澤登名進士歷任御史中丞功及
社稷薦歷歲久今特陞宗正少卿兼充和議使所以
彰朕報功之心爾當益勵厥志益修厥職可依前件
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靖康元年八月十六日

朝奉郎直秘閣知磁州勅

河朔列城每謹擇守矧茲滏陽當兩衝會寄委之重
尤在得人以爾宗正少卿宗澤才術敏強裕於從政
宣力中外克著風績除朝奉郎直秘閣知磁州俾膺
是選實允僉言徃其悉爾心力惟事事乃克有備則
罔後艱可不懋哉故諭故勅

靖康元年九月 日

河北義兵都總管詔

知卿糾集軍民共濟國難今遣呂剛中侯章團練起
發爾朝奉郎知磁州宗澤應除河北義兵都總管想
當即日就道以効忠義之節苟可立功一面施行高
爵厚祿朕所不愛也特茲詔示宜體至懷右劄下朝
奉郎直秘閣知磁州宗澤准此

靖康元年九月 日

秘閣修撰勅

朕以疆場多虞干戈未息咨擇能吏以扞一方而滏陽近藩實當衝要爾知磁州制置河北義兵都總管宗澤條畫邊務洞達戎機剴牘上聞朕用嘉嘆中秘論撰之職其選甚高非爾之才不以輕授益恢遠畧紓我顧憂可除秘閣修撰知磁州奉勅如右

靖康元年十一月 日

兵馬副元帥詔

邇知州郡糾合軍民共起義兵此皆祖宗百年涵養忠孝之士天地神祇所當佑助爾秘閣修撰河北義兵都總管宗澤可充兵馬副元帥辟置官屬准當府備坐同力叶謀以濟大功茲從便益劄下知磁州秘閣修撰兵馬副元帥宗澤准此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十六日

忠正堂世系 卷首
大元帥承制除集英殿修撰劄

兵馬大元帥府伏見朝奉郎秘閣修撰權發遣磁州等處制置河北義兵都總管兵馬副元帥宗澤風力敏強氣節英偉方時艱棘夙夜勵精招集民兵豪傑爭附志存衛國義不辭難經營百為各有條叙老當益壯懋哉乃勲宜除集英殿修撰已具奏聞去訖右劄附宗殿撰准此

靖康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大元帥承制除徽猷閣待制劄

兵馬大元帥府竊見朝奉郎集英殿修撰河北義兵都總管兵馬副元帥宗澤自河北躬率大兵鼓行而南與敵對壘初則養銳以待今則奮怒而前人之所難視之甚易心堅金石忠義凜然協濟大功宜有褒擢今除徽猷閣待制已具奏聞去訖右劄附宗殿撰准此

靖康二年三月 日

覃恩轉朝請卽勅

朕纂服丕承疏恩大賚眷惟邇烈宜在褒嘉爾徽猷閣待制宗澤執德粹明受材宏達自陞華於法從良著績於周行加秩之崇於昭新渥輸忠之報益展素懷茲以覃恩轉為朝請卽奉勅如右

建炎元年五月 日

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提舉隨房郢州兵馬巡檢勅

唐太宗天策舊僚以次登用皆備公卿之選朕元帥開府總兵朔方汝起滄陽之師實為定傾之助肆加褒擢無愧前聞爾朝請卽宗澤博學雄文懿行高節剛大之氣至老不屈縱橫之才應變尤長力陳排難之謀克奮勤王之志獨當一面聲望卓然並嘉翊戴之功宜有褒遷之寵躡延秘閣之華序往鎮襄陽之大邦共濟多艱聿來圖効既通二禁之籍勿替告猷

仍俾千里之民悉安新政特擢爾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提舉隨房郢州兵馬巡檢事奉勅如右

建炎元年六月 日

遷開封府勅

朕哀憫元元間罹兵禍思欲濯瘡痍為燠寒變呻吟為謳謌用以靈承顧謫天命庶幾休息惟京師雜五方之俗事物大繁號稱難治用勞侍從之良典司尹正之重以爾宗澤氣渾而質厚中偉而外莊篤望可以鎮浮長才足以周變優游兩禁譽處益隆是用膺青社賜履之邦蒞三輔浩穰之寄惟爾迺者從朕兵間訐謨密勿固知予德意志慮所向矣特遷知開封府往宣爾術底於輯寧益昭爾庸用符僉屬可依前

件宜亟欽承

建炎元年七月 日

東京留守勅

朕臨御天下宵旰懷憂痛二帝之北轅憫四方之多
難非得鉅才疇為匡濟卿宗澤經綸素積熟諳訓練
之謀教習有方令行禁止不爽文武兼資可充茲舉
擢為東京留守假節剖符星馳蒞任鎮撫黎民訓練
兵士毋以九折之疲為畏當行三年之勩為期毋負
朕命嗣有寵褒

建炎元年七月二十日

加延康殿學士兼開封尹勅

汴居鄭滑曹許之間其地平衍無山河百二之固太
平日久人亦惰驕骯骯不武一經邊塵矍然惕息尤
欲得人而綏輯之卿宗澤頃守滏陽一節不撓艱難
險阻忠力彌劬身膺簡寄更試留鑰曾未閱月政聲
流聞延登秘殿之華增重畿封之任特加延康殿學
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府尹爾其戢奸恤隱酌寬猛之
中使民畏而愛之稱朕畀付之意欽哉

建炎元年八月 日

進朝奉大夫資政殿學士勅

先京師而後諸夏布政有倫得猛士以守四方用人
為重迺眷帝王之宅數驚塞北之塵朕首簡循良俾
司浩穰迄臻綏靖宜有褒嘉卿宗澤材稟沉雄器涵
渾厚仕宦至晚而昂貴功業遇事而遂彰肆朕省方
俾爾留鑰蕭何鎮守克寬西顧之憂畢公保釐終底
東郊之治載疇偉績特峻徽章陞秘閣之華資進文
階之一等並昭異數庸奏膚功瞻望尺門未泯葱葱
之佳氣巡行淮甸豈能鬱鬱而久居惟既乃心以固

忠正堂世系 卷九
吾圉特進朝奉大夫資政殿學士東京留守兼開封
尹奉勅如右

建炎二年二月 日

統領都統兵馬元帥勅

都統制兵部郎中宗澤守鎮金人撫字民瘼黎庶無
不念德口北関隘番廬聞其令名畏其威聲惧不敢
侵擾汝有佐朝護國之綱有推山塞海之志設計剿
殺法令肅然朕得江山鞏固放下心懷用是親賜錄
敕龍飛鋒劔表緞旌旗扈從軍伍數萬敕尚書兵部
郎中進禦鎮江為統領都統元帥有不聽調度者俱
該刑斬不動奏聞治軍治民以仁以德太平寧靜班
師回朝故諭故敕垂惟欽哉右擬轉保為統領都統

制兵馬大元帥宗澤准此

建炎二年二月 日

特加朝散大夫勅

忠於許國允資剴劘之才老矣告勞宜遂歸休之志
眷言哲人爰錫綸章卿宗澤器識恢宏性資方正事
達古今之要才兼文武之全逮予纂圖俾守留鑰恩
威並施夙夜惟勤生靈賴庇以保釐寇盜望風而披
靡方資謀畫遽以疾聞力貢忱辭懇求謝事念宣力
之勤瘁宜錫命以褒嘉歲五百而生賢克濟艱難之
業禮七十而致仕益高知止之風乃命進階以昭貴
老尚期勿藥以介壽康可特進朝散大夫依舊資政

殿學士賜如故

建炎二年六月

日

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誥

具官宗澤氣勁而謀深識高而慮遠懷尊主庇民之志有愛國忘家之心逮朕省方擢司留鑰言多底績勇於敢為折衝樽俎之間制敵股掌之上三軍服其紀律百姓安於教條方籍壯猷以復大業比觀奏牘遽爾告終未究雄圖但聞遺愛載用嘆嘉李廣云亡史有成蹊之喻羊公已逝時興墮淚之思陞觀殿之華資進文階之峻秩特隆異數併示眷懷英烈如存尚克歆享特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庸昭休

命益彰迺勲

建元二年二月 日

史有文契之命羊公曰遂拜與重賞之思如贖獎之
靈爾吉終未矣琳圖卧聞遺愛燁風樂嘉李黃云士
照軒百故安公燁公之辭出猶以對大業山贖奏辭
真公煩燕材官辭之門時猶知掌之士三軍阻其
志育愛國志之公處知皆本對日晉餘言冬春齋
具官宗宰原四西籍新滿商西意表對尊主孤力之
限購文照也士區着大大詰

忠簡公謚辭

謹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正直無邪曰簡

人臣任安危之寄或齋志而未伸國家厚終始之恩
有易名而殊賜其須頌命以厲庶士具官宗澤早負
吏能雅都時譽逮艱危之際乃不顧身以羈勒之餘
遂參佐命朕既嗣承七廟行撫萬邦駐蹕東南用應
運會惟留鑰勲衛之寄紫微之居勤勞百為忠勇一
節惠感衆士威行兩河將率扶義之師以贊定傾之
業而大星遽殞部曲瓦分遺奏上聞道路兩泣國憂
未艾天意難忱蓋祖述尚存石勒不敢為寇道濟已

忠正堂世身 卷首
死魏人頻歲來侵自昔所嗟於今乃見危身正直合
二義以尊名垂光子孫將百世而永賴可謚忠簡以
慰英魂

建炎二年十月 日

加贈開府儀同三司誥

贈故開封府尹東京留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
忠簡宗澤者盜賊猖狂吏鮮稱職不務揮滅惟事遁
逃卿乃忠義自持能知分守寇至不避志在復國茲
特厚卹章進爾爵秩非徒使節槩之士增氣而益勵
庶幾使苟免幸生者聞風而更愧焉可加贈開府儀
同三司以賁英爽尚其有知欽此寵渥

建炎二年十二月 日

與炎二年十二月 日

同三同以貴英爽尚其肅映於此謂哉

與炎對詩或幸主昔闢風而更對焉何味觀謂此對

林早唯章豈爾爾越非封封嶺翠之士

以與次出與自替始映分守錄至不觀志有財因茲

出與次出與自替始映分守錄至不觀志有財因茲

出與次出與自替始映分守錄至不觀志有財因茲

宋史忠簡公傳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

身翌日而生時宋嘉祐己亥自幼豪爽有大志伉直

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為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

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登元祐六年辛未進

士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直寘末甲調大名館陶

尉呂惠卿帥鄜延檄澤與邑令視河壩檄至澤適喪

長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適朝

廷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於道中使督之急

澤曰浚河細事乃上書其帥曰時方凝寒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上聞從之惠卿辟為屬辭調衢州龍游令民未知學澤為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自此擢科者相繼歷文登令膠水令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為軍書聞不盡如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當知吾言矣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督責急州縣相與歛錢賂上下胥吏丐免獨澤上書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為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聞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通判登州境內官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率橫取於民澤奏免之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遂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宣和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以名不正請改為計議使不從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

議上不遣除直秘閣知磁州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
民逃徙帑廩朽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
勇始為固守不移之計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
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
羸卒十餘人往援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
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渡河扣磁州澤擐甲登城令
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
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十一月康王再使金行至磁
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詞以致大王其

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不從澤乃假神以留之曰
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玟康王出謁嘉應神祠
澤率父老諫於道曰肅王已為奸臣所誤大王復誤
耶時副使王雲在後澤厲聲指雲曰瀟野之人真奸
賊也執雲殺之廟有馬是夜果啣車輦等物以塞去
路澤曰此可以見神之意矣王遂回相州閏十一月
秦仔持欽宗蠟詔康王為兵馬大元帥檄兵會大名
詔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會兵李固渡
斷敵歸路衆不從迺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

弼張德夾攻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二千人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齎欽宗手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無動汪伯彥等信之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耳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二年春

正月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得効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金兵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

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其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夏四月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之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聖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以

澤為徽猷閣待制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諭澤曰邦昌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於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姦臣皆外為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又上書云今天下所屬望者在於大王大王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某所謂道者近剛正

而遠柔邪納諫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抑驕奢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偽願大王於應酬答問之間以茲五事卜驗則君子小人了然分矣在大王力行之癸未又書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道路取中便於申稟諸處漕運尤易辦集請幸之以圖大計又書推戴有繫於民心寄託已彰於天意惟望大王以聰明之資振久大光明之業以智勇之畧弭變亂窺竊之風因累狀勸進王即帝位於南京五月庚戌澤見帝應天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竒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出知襄陽府六月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我太祖太宗繼繼相承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億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此三路者太祖太宗基命定命之地也自金人再犯未嘗命一將出一師曰征曰戰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即位必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我王室以中興我大宋

基業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但見刑部指揮有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禡天下忠義之氣而自賊其民耳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及開封尹闕李綱奏綏復舊邦非澤不可乃以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恟恟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時有降寇趙海屯板橋輒整路以阻行人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嚮之覘事者以告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見者皆慄由是盜賊屏息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上疏曰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商旅農民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歸正九重中興大宋其倡為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敵人為地耳願陛下早降勅命整頓六

師母聽奸邪輩陰與敵人為地者之語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時金人遣使以偽楚為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為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又奏曰今敵人假使偽楚為名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此我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潛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為非欲罷之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辯謂澤為尹威名政績卓然

過人今之縉紳未見其比得宗澤方能保東京有東京行在始安枕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上悟封所上章示澤時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而將相恬不為慮不修武備澤以為憂乃渡河約招撫使張所並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恢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按試之又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

馬咸願聽澤節制又條上四事其一公賞罰二任賢相三納諫諍四請回鑾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有詔如淮甸澤上疏曰京師為諸夏之本根當思奠枕倘本根斯弱華夏奚安仰祈聖睿之深詳宜戒屬車之輕動今傳南幸之音恐增四海之慮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即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竒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為統制又授以陣圖戒毋野戰飛由此知名八月

澤視師河北還上疏曰陛下駐蹕南都道路咸藉藉曰陛下何舍我宗廟朝廷使社稷無所依生靈失所仰乎都人之望陛下也切切如此願陛下回鑾汴邑得民心之所欲者與之聚之所惡勿施可也不報復抗疏曰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邀迎二聖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惜富貴者為是乎獲罪戾者為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和議為可行今之言不可

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而罹其罪者也且京師乃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天下一統之本根陛下奈何聽先入之言輕棄之欲以遺海陬一狂類乎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詔遣官迎奉六宮幸揚州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今兩河雖未救寧猶一手臂之不伸耳乃遽欲去而之他非惟一臂之弗瘳並與腹心而棄之豈祖宗付託之意與天下睽睽仰望之心哉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臣庸謬何敢望準然事實相類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也又條上五事其一言椿管兵幕甲械之非二承問募人守禦之非三約東開濠禦敵之非四不令支庫修造之非五汪黃力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為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笑以為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而帝竟幸揚州澤又疏曰伏見姓馬人妻王氏者率衆討敵敵勢窮窘不知所為此天亡狂類之時也臣欲遣閭勅王彥乘其孤危盡平敵

壘伏願陛下亟還京闕以繫天下之心或奸謀蔽欺
天聽未即還闕願陛下勿使奸臣阻抑從臣措畫盡
掃北強然後奉駕還京以塞奸臣之口以快天下之
心帝優詔答之十二月金人自燕山由滄州渡河謀
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
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
鄭以分敵勢戒諸將亟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
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春正月金人自鄭抵
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怒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
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又遣何
賢郭俊民各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戒
毋出輕戰又諭寮屬曰上元密邇盍舉舊法行之命
榜市張燈五日暫弛夜禁士民悅之車馬往來不異
平日敵至城下疑不敢入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
後夾擊之金人大敗收燈之夕捷書鼎至衆始知元
夕乃王師接戰於板橋時也金將粘沒喝據西京與
澤相持澤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
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

曰不勝罪可恕私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
俊民與金將史儀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
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人持書
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儀曰我受此土有死
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
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曰汝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
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劉衍還金人復入滑部
將張撝請往援澤選兵五千付之戒毋輕戰以需援
撝至滑衆寡不敵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避而偷生
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之澤聞撝急遣王宣領騎五
千救之撝已死二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
迎撝喪歸恤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復窺
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為名請下令止
勤王澤上疏曰自敵圍閉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
自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
王但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至饑餓流離
困厄道路弱者填溝壑壯者為盜賊此非勤王人之
罪皆一時措置乖謬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自保

山寨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丈夫自黥其面為爭先
救駕者又不知其幾今陛下以勤王為盜賊則保山
寨與自黥其面者豈不失其心耶此語一出恐草澤
之士無復有願忠效義之心者矣願陛下勿阻遏之
以失人心若以臣言上拂陛下之意誅之救之惟陛
下命澤又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而語曰
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滅而國義當協
謀雪耻策感泣願効死澤因問金人虛實盡得其詳
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

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
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兵去澤復上疏曰臣聞天下之
事有二黨焉一曰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
用曲為一曰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
為天下治亂在茲二者耳今之士大夫不過持祿保
寵曾不為陛下思二百年基業為可惜又不為陛下
思父母諸王蒙塵沙漠俟望救援之意又不為陛下
思祖宗園陵寢廟為敵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
之地又不為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本根河北河東

京東京西陝右淮甸億萬生靈之衆罹塗炭劫勅之苦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城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除資政殿學士勅尚書兵部郎中進禦鎮江統領都統制兵馬大元帥三月乙丑河東巨寇王善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河北盜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出片帑以諭之曰為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為相視慚沮悉降之由是威名日著敵聞其名甚尊憚之對南人言必稱宗爺爺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上疏曰臣近日有招安到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石萬願率衆渡河迎取二聖茲三項人馬皆披瀝肝胆共濟國事茲其時也茲其幾也願陛下毋聽奸

邪之言忽其時忘其幾天幸甚澤去磁時以州事
付兵馬鈴轄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之至是隆與其弟
世興將三千人來歸衆懼其變澤曰世隆本吾一校
耳何能為世隆入拜詰之曰河北陷沒吾宋法令與
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衆兵
露刃庭下澤徐謂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
立功足以雪耻矣世興感泣金人攻滑州報至澤謂
世興曰試為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掩其不備敗
之得州以歸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澤選契
丹漢兒自近諭以共滅仇方刷君父之耻即給資糧
賜公憑俟官軍渡河為信又為榜文散示陷沒州縣
為公據付中國被掠河北之人澤謂人曰事可舉矣
五月又遣子穎詣行闕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為待
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京洛而金人渡河捍蔽
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兵引領日望官
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仇方滅
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若規規為偏伯
之謀豈非可鄙之甚乎帝得疏乃降詔擇日還京賜

對衣玉帶辛卯金人分道渡河詔遣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閻勅率所部迎敵命澤遣本司統制楊進等援之澤又奏曰臣聞北人以弓矢馬騎為先當六月歆蒸之時皆難於致用臣自留守京師夙夜匪懈近據諸路探報敵勢窮促可以進兵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遣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計過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殲殄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且興滅繼絕乃王政所先以歸天下心也仍乞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喻以禍福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則二聖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願陛下早詔還京以繫天下之望臣犬馬之齒已七十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疏入帝與汪黃議奏汪沮曰此狂者迂濶之論不報時澤招撫羣盜聚兵儲糧結中外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計今聞帝不從冀有志弗就嘆曰

吾志不得伸矣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皆為汪黃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如今不能與諸君復討賊也岳飛曰願留守善保貴體何遽出此言澤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以成吾志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以負留守之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大星隕於營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時建炎二年戊申秋七月十二日未時也鄧人號勸三學

之士千餘人為文哭之有遺表乞上回鑾曰但知懷主甘委命於鴻毛無復偷生期累尸於馬革昨招安到楊進等約其衆多無慮百萬足踵道路雲集都城已消吉而戒塗擬成功於指日干戈未舉舟壑忽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恨功名卑劣尚貽千古之羞仰憑眷眷之深必無生死之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上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有旨拜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而遺表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卹典初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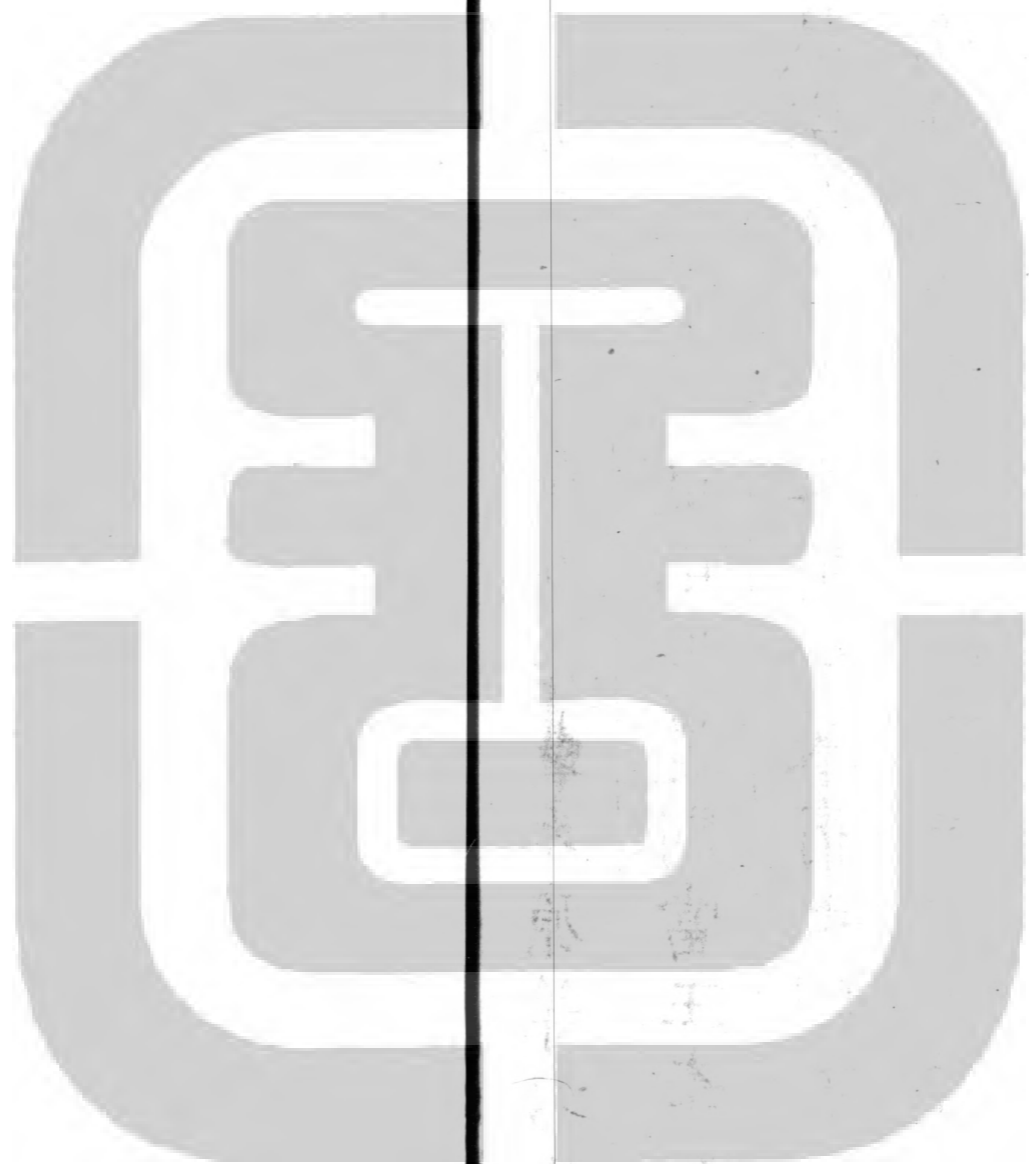
用侍從恩廕一子五孫以通議大夫誥其第累加至
開府儀同三司立廟於鄉邦崇祀於邑庠有司著為
彝典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薨數日將士去者十
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以
穎為守判充盡反澤所為穎累爭不從乃請持服歸
自是人心失豪傑不為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為盜賊
而中原不守矣先宣和間通判登州時道士高延昭
恃勢犯法澤窮治之不少貸延昭至京師得倖用事
坐削羈置潤州以郊恩叙復就差監鎮江都酒務因
卜居焉夫人死藁葬於潤澤卒因合葬焉顯謨閣學
士曾懋為之銘郡守吏部侍郎俞烈建享堂教授方
符哀其文集藏於學宮子穎累官兵部郎中孫嗣尹
朝散大夫曾孫如圭提轄端平監有中明州通判
朱子鑑曰嗟乎宗澤之志其諸葛孔明之志焉但孔
明之佐宣主君明於上臣良於下是以道行當時
而無所沮抑故雖志不得就千載之下諒無所憾
若宗澤之輔高宗則不然耳時則君闇於上臣佞
於下故雖欲行其道而不可得也使其得君如先

主則羣雄聽命臣奸受戮金敵雖黠蓋有不足殄者矣其功烈豈不有過於孔明哉惜乎賁志以歿徒起後人之嘆噫九原可作當磔汪黃二奸以謝天下

史氏曰宗澤內平劇寇外攘強兇而忠義天成惓惓以二聖蒙塵為念至死猶呼過河者三其忠心亮節真可破金石而泣鬼神矣噫天教北馬舞中原已見營中將星落讀之未嘗不撫几長慟也

大事記曰嗚呼建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時也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當王李剛經理兩河之議宗澤留守之計若果行之則不惟故疆可全而仇耻亦可復也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亦不可保不惟淮甸不可保退而渡江退而航海矣

中西堂世系 卷首





後